

多情種子梁啓超

● 王 華

正室夫人來頭很大

自古才子多風流，他們的道德文章往往與紅粉佳人聯繫在一起。一代名揚全國的梁啓超也不例外，他雖然在人們面前，一向道貌岸然，一提起男女間的風流韻事便嗤之以鼻，而且寫了一首詩，來表揚自己：「一夫一妻世界會，我與瀏陽實創之。」這裏的瀏陽，是指譚嗣同，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。

有一次，梁啓超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結婚典禮上，他以證婚人的身分，嚴厲斥責有人將婚姻大事視同兒戲，「把自己的快樂，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」。這無異是指這一對新婚夫婦，所以語驚四座，眾人面面相覷，一時傳為佳話。人們談到梁啓超都認為他的道德文章無與倫比，是柳下惠再世，一生忠於元配夫人，其實這太過於相信梁啓超本人的表白。

梁啓超不僅是一代名士，而且是一位富於感情的英俊青年，平日裏養尊處優，焉能逃過慾關情劫。他曾秘密娶過一個姨太太，選同他夫人兩名陪嫁的丫環鬧得不清不白，其中一名叫阿好的

姑娘，被他夫人發現與梁啓超有染，被逐出家門，後來這位姑娘竟流落街頭無以為生，最後淪為娼妓。另一名丫環名叫來喜，與梁啓超有了身孕後，被梁暗地送往上海生產，等到梁夫人的氣漸漸消了以後，來喜才帶着嬰兒回到梁家。

梁啓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然而他在家裏却是一個怕老婆的角色。這倒不是因為他自己無能，而是因為他這位正室夫人，來頭實在太大。

梁啓超一八七三年生於廣東。自幼聰明過人，有神童之美譽。十七歲那年應廣東鄉試，中了第八名舉人。這時廣東官紳等人都對他刮目相看，有待嫁之女都前來說親，不料，考官因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却捷足先登。當時主持典試的學使是貴州貴築人李端棻，副考官是狀元王仁堪。這兩個人人都很識才，他們都看中梁啓超來日前程不可限量，各自都有結親的打算。王仁堪有一個待字閨中的女兒，他一心想招梁啓超做女婿，想讓主考官李端棻作媒，誰知李端棻有一個堂妹，很有才華，他也想招梁啓超為堂妹婿，打算請王仁堪代為說媒。但李端棻却先下手，他先請王仁堪作

媒，王只好忍痛割愛，成人之美了。

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是同治年間京兆尹李朝儀的女兒，李家權重一時，梁家見女方門第如此之高，豈有不允之理，兩家很快訂了婚。一八九〇年梁啓超專程赴京與李蕙仙小姐完婚。當時梁啓超十九歲，李蕙仙已二十三歲，整整大四歲。李蕙仙相貌平常，但李家聲勢顯赫，李端棻正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的時候，大可作為梁啓超步入仕途的靠山，因此，梁啓超雖然內心對新夫人不甚滿意，也只好接受這一現實。

當時主考官成了自己的大舅子，京兆公是自己的岳父，梁啓超好不得意。結婚那年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，結果名落孫山，第二年再入京會試還是未能如願。

雖然科舉入仕的路不通，但他入仕的道路還是要走的。一八九八年，梁啓超緊跟他的老師康有為發起《公車上書》，參與戊戌變法，結果全面失敗。

師生二人不得不亡命國外，梁啓超先逃往日本，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他又從東京到了美國的夏威夷，在這裏他巧遇了一位紅粉知己。

逃日赴美紅粉知己

夏威夷島上的華僑衆多。梁啓超到那裏後，積極鼓吹維新變法，他四處籌募捐款，到處演講，多方應酬，很快成爲夏威夷華僑社會中的名人。清廷駐夏威夷領事對他極爲痛恨，便買通當地的一家英文報紙，發表文章攻擊梁啓超，梁不懂英文，別人罵他，他看不懂，有人告訴他，他也無法辯駁，只能光生氣。過了一段時間以後，忽然出現一件奇怪的事，竟在當地另一家英文報紙上，刊出了梁啓超署名的辯駁文章，於是兩家報紙展開了筆戰。梁啓超先以爲是保皇黨什麼人幹的，但他問了許多人，都不知道是什麼人爲他寫的，他好生納悶。

有一天，在華僑巨商何家舉行宴會，當場預備請梁啓超發表即席講演。會前，主人將他的女兒引見給梁啓超，主人很自滿地對梁啓超說，他的女兒精通英文，十六歲就當教員，現已有四年教齡，論她的英文水準，當地華僑男子沒人能趕上她。她名叫何蕙珍，當時二十歲，相貌一般，因而並未引起梁啓超的特別注意。但宴會開始，梁應邀發表即席演說，主人即命他的女兒何蕙珍作同聲翻譯，一場演說翻譯下來，梁啓超頓時被何蕙珍落落大方的風度和流利的英語所折服。

演說完畢，何蕙珍面帶微笑拿出一疊手稿交他，並說：「這些文稿都是我代你進行『筆戰』的稿件存底。」梁啓超接過手稿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頓生感激之情。二人交談起來十分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意。臨別時，何小姐伸出玉手與梁握

手道別，她含情脈脈地說：「我對梁先生萬分敬愛，希望先生能賜我一張小照，留作紀念。」

梁啓超乃是一個飽讀經書的書生，深知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的古訓，今天却有玉手與他手緊緊相握，如同觸電一樣不能自持，更何況還要向他要一張照片留作紀念，不免使他想入非非，心緒搖盪。於是他寫了一首詩，記述他遇到這位紅粉知己的心情：

頗愧年來負盛名，天涯到處有逢迎；
識荆說項尋常事，第一相知總讓卿。
青衫紅粉講筵新，這語科中第一人，
座繞萬花聽說法，胡兒錯認是鄉親。
目如雷電口如河，睥睨時流振法螺；
不論才華與膽略，蛾眉隊裏已無多。
尹尚粗解中行韻，我愧不識左行駒；
奇情艷福天難妒，紅袖添香伴讀書。
梁啓超在這四闕詩裏，把何蕙珍小姐描寫成
才華蓋世的奇女子。他對她的愛慕之情溢於言表。

一再修書向妻報告

梁啓超這種海外「奇情艷福」，當然不敢告訴他的夫人，但又不能不說一點，他在寫給太太信中說：雖然有女人追求他，他是正人君子毫無所動，表示對太太的尊重。他寫到：

「嗚呼！余自顧一山野鄙人，祖宗累代數百年，皆山居谷汲耳。今我乃以二十餘（八）歲之『少年』，虛名震動五洲，至於婦人女子爲之動

容，不可爲非人生快心之事。而蕙仙之與我，雖復中經憂患，會少離多，然而美滿姻緣，百年恩愛，以視蕙珍之言，『今生不能相遇，願期諸來生者，何如？』豈不過之遠甚？卿念及此，惟當自慰，勿有一分抑鬱愁思可也。有檀香山《華夏新聞》所謂新聞一段剪出，聊供一覽。此即記我第一次與蕙珍相會之事也。」

梁啓超表白心意的家書寄出後，他自以爲可以安慰夫人的心，心裏有了幾分踏實。還不等夫人回信，他便堂而皇之開始追求起何小姐來了。他先派人到何家，送上自己的小照一張。而何小姐則報以親手精心編製的一對扇子，梁啓超得了這兩把扇子，大喜過望，他把玩了幾天後，愛不釋手，但忽想不妥，此乃玉手編織之物，豈能隨手把玩，還不如珍藏起來。

梁啓超自從贈照報扇後，心中念念不忘何蕙珍，爲了進一步對夫人進行試探，他編造了一個別人爲他做媒的故事。他給夫人寫信說：「有朋友問他：先生將去美洲，而不能西語，殊多不便，想帶一翻譯同去嗎？他回答說：當然很需要，可是難以找到妥當的人，奈何。朋友便開玩笑的建議說：你既有志學英語，何不娶一位通華語的西洋女子，你一面學西文，她一面當翻譯，豈不大妙！梁答道：你這是跟我開玩笑，哪有不相識的西洋閩秀肯嫁給我？同時我早已使君有婦，難道你迄無所知？這位朋友當即答道：豈敢與先生作戲言，先生所言，某悉知之，某今但問先生，假如有此閩秀，先生何以待之？梁啓超騙其夫人說：他熟思片刻，乃大悟，並對朋友說：你所說

的人，我知道，我對於她，甚爲敬愛，而且特別思慕。可是我曾與同志創立一夫一妻會，所以義不可背，而且如今我萬里亡命，這一顆頭顱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，而我又不得不以一身往來險地，隨時可死，家中妻子，尚且會少離多，不能常相厮守，怎能再去累及人家的好兒女？我今日爲國是奔走天下，一言一動，皆爲萬國人士所注意，如若若有此事，旁人豈能原諒我？請代我向那位女士致謝，我一定以她敬愛於我之心，回報予她以敬愛，時時不忘，如此而已。

可笑可惱愛戀之念

遠在上海的李蕙仙夫人，收到梁啓超這封家書，讀後不免有些酸溜溜，她不得不思考對策。而這時的梁啓超，已陷入情海不能自拔，他正等待與何小姐的再次會面。一天，何小姐的洋人老師請他赴宴，他與何小姐再度相見，二人熱烈交談，從振興女學談到小學教育，從宗教談到國外留學生，梁啓超對何小姐以妹相稱。臨別時，自然又是依依不捨，互道珍重預祝後會有期。梁啓超回到寓所，靜坐出神，爲了發洩情緒，不得不再修家書給夫人，信中說，第二次會面中，何小姐對自己一往情深，他說她會向他表示：先生維新有成，希望莫要忘記了她，倘若先生要創辦女校，只以一電相召，她一定會來，她心中唯有先生一人而已。何小姐是否講了這些話，無法核實。但他對蕙珍的思念却日甚一日，由敬重之心，產生愛戀之念來，幾乎不能自持。明知對待字家中閨秀，不應起如是念頭，但無法自制。他又說：酒

闌人散，終夕不能寢，自願生平二十八年，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，今已五更矣，起而提筆詳記其事，以告我所愛的蕙仙，不知蕙仙聞此將笑我乎？抑惱我乎？我意蕙仙不笑我，不惱我，亦將以我敬愛蕙珍之心而敬愛之也。我因蕙仙得語習官話，若更因蕙珍得語英語，將來馳聘於地球，豈非絕好之事。但我觀蕙珍磊磊落落，無一點私情，我知彼之心地，必甚潔淨安泰，必不如我之可笑可惱，故我亦不憐之，惟有敬愛而已。

李蕙仙正在想對策時，又收到這封信，不免怒火中燒，她很快給梁寫了一封回信，信中表示她很同情梁啓超和何蕙珍的苦戀，因此決定想玉成其事，她並鄭重其事地說要將此事前後經過，詳細地作出稟告給梁啓超的父親梁寶瑛。李蕙仙這一絕招，的確十分厲害，梁啓超頓時驚惶失措。他急忙寫信求夫人手下留情，在求饒的家書中，一開頭就說：「得接覆書，爲之大驚，此事安可以稟告堂上？若未寄稟，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。」

自認並非忘情太上

接着梁啓超再三向他的夫人解釋：「前信所言，不過感彼誠心，余情繾綣，故爲卿絮述，以一吐胸中之結耳。」梁啓超拼命爲自己洗刷，他說不是他多情，而是何小姐實在叫人不得不動心，他梁啓超還是光明正大的。他又說：

「以理以勢論之，豈能有此妄想，我之此身，爲衆人所仰望，一舉一動，報章登之，街巷傳之，今日所爲何來？君父在憂危，家國在患難，

今爲公事游歷，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，天下之人豈能諒我？我雖不自願，豈能不顧新黨全幫之聲名耶？我既已一言決絕，且以妹視之，他日若有所成，復歸故鄉，必迎之家中，擇才學相當者爲之執柯，設一女學校，使之盡其所長，是即所以報此人也。」

梁啓超千言萬語，多方比喻，調盡全力想打消夫人的疑慮，但在字裏行間，依然流露出對何蕙珍的一片真情，他說：「惟每接見西人，翻譯者或不能達意，則深自憤恨，輒憶此人（指何小姐）不置耳。」梁又表白說：「近月余不見此人，因前事頗爲外人所傳揚，有一問者，我必力言並無其影響，蓋恐一播揚，使蕙珍難爲情也。因此之故，更避嫌疑，不敢與相見。」「今將行矣，欲再圖一席敘話，不知能否也。」雖然他表示他不敢相見，而內心却極想見她，梁啓超真被相思病折磨苦了。

梁啓超對太座不肯成人之美，深爲惱火。因此想報復一下，他明白告訴太太，他自己並未爲她守身如玉，他寫道：「與卿同居十年，分携之日，十居八九，彼此一樣，我可以對卿無愧（稍愧者在京一次，在東京一次耳，一笑）。」梁啓超不打自招，他與李蕙仙結婚後已有二次尋花問柳，以此故意讓他夫人生氣。他又怕過於開罪了夫人，信的末尾又補上一筆說：「我雖忙煞，然知卿閒煞悶煞，故於極忙中，尚不惜偷半夕之閒，寫數紙與卿對話，任公（梁的字）血性男子，豈真太上忘情哉。與蕙珍，亦發乎情，止乎禮義而已。」

這封信發出不到一個月，梁啓超便回上海，當面向夫人請罪，消除影響。由於夫人這一記悶棍，打得梁啓超暈頭轉向，使這位二十八歲的多情種子悵惘不已。

老師斥作荒淫無道

據國民黨元老馮自由說，梁啓超在與何蕙珍二次會面後，確曾向何蕙珍求過婚，但何小姐考慮到梁啓超是有婦之夫，便託人答覆他八個字：

「文明國律，不許重婚。」梁啓超在夏威夷小住一年半，當他知道何小姐的心意後，自知不可強求。

於是他寫了二十四首奇情艷遇的情詩，來抒發他的情懷。他的老師康有為看到後，連連搖頭，斥之為「荒淫無道」。

何蕙珍的弟弟何望，因為其姐與梁啓超這一段戀情，而被梁啓超所看重，被帶到香港報界，成為報紙發行人。後來何望受保皇黨的欺騙，參

與一起兇殺案，致使身敗名裂。何蕙珍得知這一消息後懊喪不已，從此以後，她與康梁等人斷絕了來往，她也未去中國，一直在夏威夷擔任小學教員。

梁啓超堅持立憲保皇，辛亥革命後，以立憲黨為基礎，組成進步黨，擁護袁世凱，出任過袁政府司法總長，也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。晚年在清華學校講學，其著作編為《飲冰室全集》。

聖文 叢書 俞鴻鈞傳 隆出版重

王紹齋 著 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
章君毅 著 精裝新臺幣三〇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毅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滲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嶄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衆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。
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精裝三百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